

晚清上海「小蓬萊書畫會」 的史實商榷

／李志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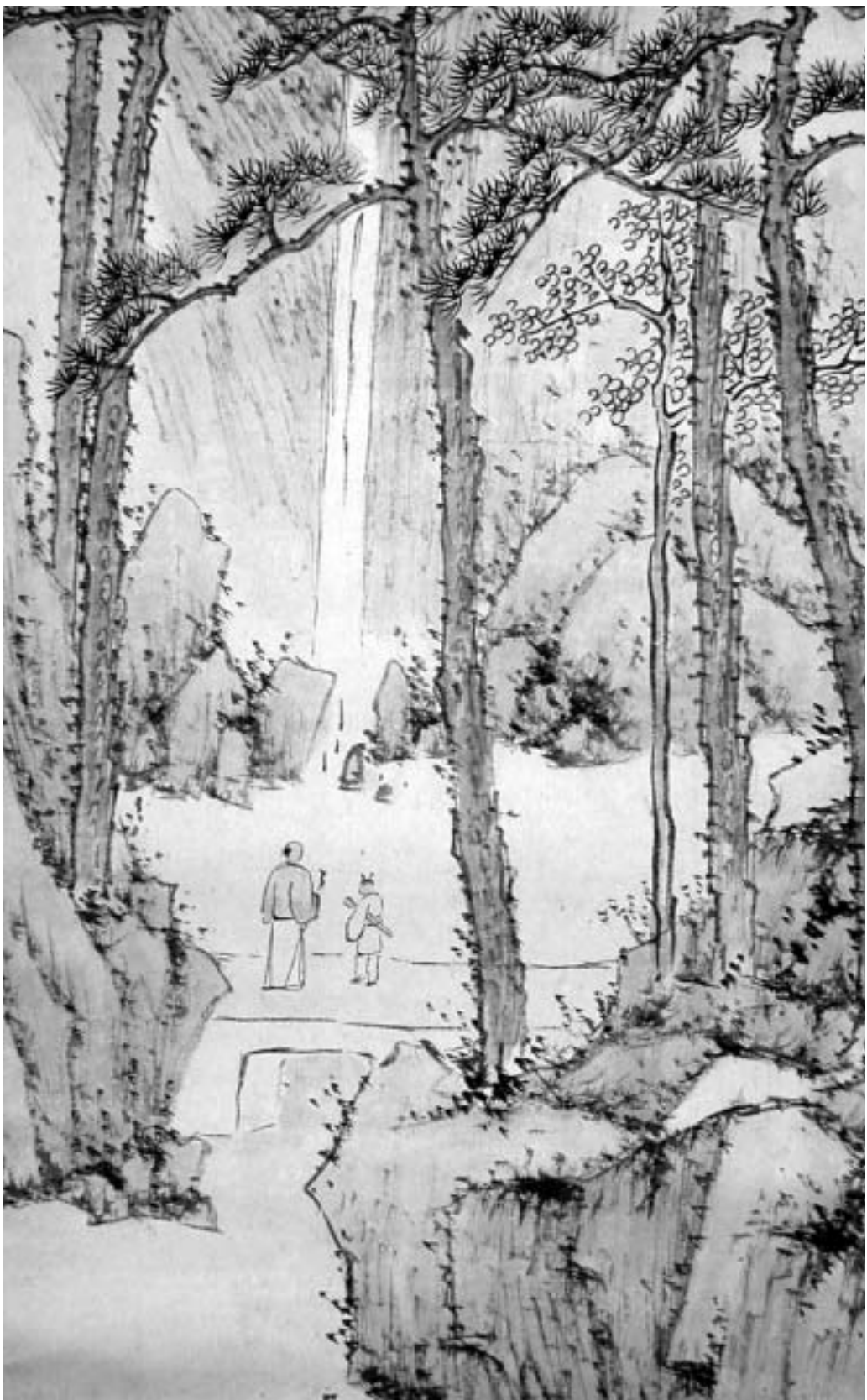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嘉慶道光時期的蔣寶齡（一七八一～一八四〇），擅長山水，作品具有吳派餘韻；他本來是一位知名度較低的畫家，但由於近年學界探討

十九世紀及晚清繪畫的人越來越多，並且「小名家」的書畫亦在市場上日益熱鬧，蔣寶齡和他那部記載著一千二百多人的著作《墨林今話》，也備受

重視。蔣寶齡原籍江蘇昭文（常熟），寓居蘇州，大半生以賣畫餬口，經年漂泊於江蘇東部蘇、松兩府大小城鎮，以及浙江北部一帶，過著「橐筆囊



清 蔣寶齡 雪瀑雲松圖 私人收藏



清 蔣寶齡 雪瀑雲松 局部

書」的艱辛日子，生活頗為拮据。這種境況在他的《琴東野屋詩集》和其他朋友贈詩中多次透露。關於蔣寶齡的書畫活動，研究近代畫史的學者經常談及他在上海創辦的「小蓬萊畫會」，可是，據現存資料顯示，完全沒有證據支持清代道光年間會有這樣一個「畫會」存在。由於這個誤解在學界正有以訛傳訛的趨勢，故必要重新考察澄清。

蔣寶齡的《墨林今話》所記事跡，年代涵蓋他後半生最少二十多年時間，下限直至其逝世之年，因此蔣寶齡的主要藝術活動和交遊情況，都在他的筆下紀錄。查《墨林今話》十八卷，根本從未談及「小蓬萊」這個名稱，或類似畫會的組織。「小蓬萊」之名首次出現在蔣寶齡兒子蔣蒞生執筆的《墨林今話續編》，裏面有關畫家龔海的一段：

小蓬萊……雅敘」似已跟事實不符，因為我們在《墨林今話續編》只能找到一次的記載。更有意思的是在緊接「蔣寶齡」這段小傳之後，便是「龔海」一條：

龔海，字岳庵，海門人。山水師北宋而頗具墨彩。與蔣寶齡同時寓滬。（註四）

只要將這幾句對比一下前面引述《墨林今話續編》內「龔海」一段，不難看到《海上墨林》鈔錄《墨林今話續編》之一例，那麼，楊逸所描述的似乎很有根據的小蓬萊雅敘，並且經由高邕引伸為「書畫會」的事件，大概是基於《墨林今話續編》那幾句而加以發揮，其可信性難免令人懷疑。若然再推敲高邕、楊逸兩人的出生年分，原來都在蔣寶齡逝世以後，便可以肯定他們對蔣寶齡事跡所知，只不過憑藉前人的記載或傳聞；他們並不像《寒

龔岳庵海，海門人。山水師北宋而頗具墨彩。己亥長夏，同客上洋，時敘於小蓬萊，為消暑計，畫手畢集，或潑墨作山水、或調丹寫折枝，各擅其勝，亦一時韻事也。（註一）

《墨林今話續編》只有一卷，是蔣寶齡死後由蔣蒞生仿效《墨林今話》體例而成。上述「己亥長夏，同客上洋」的記載，是蔣蒞生追憶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）跟隨父親到上海謀生的往事，至於他們雅集的「小蓬萊」究竟是地名、莊園或酒樓，已無從稽考。《墨林今話》於蔣寶齡去世後十二年的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年）方得以面世，此後又過了大半世紀，到一九二〇年，楊逸（一八六四）一九二九）的《海上墨林》刻版印行，成為一部研究近代上海畫壇的經典史料。

松閣談藝錄錄》的作者張鳴珂（一八二八）一九〇八）那樣，與蔣蒞生曾有一面之緣。（註五）因此，有關「小蓬萊畫會」的真實性就不言而喻了。

《墨林今話》全書約十五萬言，其中類似輕描淡寫式記載的文會雅集多不勝數，如果全部都定義為畫會活動，近代畫會的起源就應該再往上推，肯定比一八三九年的上海小蓬萊雅集更早了。可是，高邕未經考證而指稱為「書畫會之嚆矢」的小蓬萊雅集，其後一再被學者誤傳，致幾乎成為定論，其中的過程尚有跡可尋。首先是近代畫史學者溫肇桐，他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《中國古代畫論要籍簡介》，已毫不猶疑地認定蔣寶齡「創立『小蓬萊畫會』」。（註六）而一九八四年出版的《蔣寶齡》（中國畫家叢書）小冊中，列

《海上墨林》卷首有高邕（一八四九）一九二一）的〈敘〉，「小蓬萊」雅集在這裏又再次被提及：

道光己亥，虞山蔣霞竹隱君寶齡來滬消暑，集諸名士於小蓬萊，賓客列座，操翰無虛日，此殆為書畫會之嚆矢。（註二）

這時候，在「小蓬萊」舉行的雅集已被高邕解釋為「書畫會」的雛型了。然而，《海上墨林》的作者楊逸在書中對於「小蓬萊」的記載其實非常有限，僅見於「蔣寶齡」一條之中兩三句而已：

蔣寶齡，字子筵，號霞竹，昭文人。工書，善畫山水，詩才清逸，有三絕之稱。道光時寓滬，常於小蓬萊集諸名流作書畫雅敘，稱一時韻事。所著有《墨林今話》。（註三）

這一則文字裏說到「常於舉近代畫會的淵源之時，亦完全是以高邕的說法為根據，首推李廷敬「平遠山房」，然後是「蔣寶齡來上海創立『小蓬萊畫會』」；（註七）不僅如此，溫肇桐還試圖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，大膽「推想」出費丹旭（一八一〇）一八五〇）、張熊（一八〇三）一八八六）、任熊（一八二〇）一八六四）等幾名「畫會」的主要成員。（註八）其實，假若真有「小蓬萊畫會」存在，何以《墨林今話》書中沒有紀錄？再者，《墨林今話》一書只有《續編》中有費丹旭和張熊的簡短事跡，而任熊更未及收錄，何以畫會骨幹成員沒有被蔣寶齡提及？可惜，溫肇桐對這些簡單的思考卻疏忽了。至一九八七年，又有學者撰文加以想像創造，為蔣寶齡的「畫會」編製成更完整的故事：

道光十九年（公元一八三九年）間，常熟虞山山水畫家兼詩人蔣寶齡（字子延，號霞竹）來上海消暑，……後蔣寶齡在小蓬萊定居下來，「小蓬萊書畫集會」也就持續了一個時期。

從現有史料來看，「小蓬萊書畫集會」的活動規模，不如前述的「平遠山房書畫集會」、「吾園書畫集會」大，然而卻有它自己的特色：較多地集中了當時上海的書畫名手，如李筠嘉、喬重禧、王壽康、徐渭仁、馬昂、印廷寶、毛祥麟、侯敞、沈維裕、改琦、孫坤、費丹旭、平疇、鄭馨、陳鑾、錢元章、姚燮等。

「小蓬萊書畫集會」在當時的影響如何，找不到更多的史料。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：這個書畫集會的發起者蔣寶齡，當時正在編寫記述清代

乾隆至道光三朝畫家情況的《墨林今話》；而他在主持組織這個書畫集會的活動中，廣泛接觸書畫家，從書畫家中搜集了許多有關材料，無疑充實了《墨林今話》一書的內容。（註九）

這一份會員名單多達十七人，其中包括李筠嘉、喬重禧、王壽康、馬昂、印廷寶、毛祥麟、侯敞、沈維裕、鄭馨、陳鑾共十人的事跡，都不見蔣寶齡的記載，他們到底與蔣寶齡是否認識，尙未能證實。其餘只有徐渭仁、改琦、孫坤、平疇、錢元章、姚燮六人在《墨林今話》中有小傳，而費丹旭則見諸蔣蒞生的《墨林今話續編》。名單的來源，作者沒有交代。這裏比較令人詫異的是，早在道光八年逝世的改琦（一七七四—一八二八），也居然成爲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）的「小蓬萊

書會」成員，可見著者的粗疏大意。

後來，一九九四年間，這件錯誤失實的「事跡」被編寫成美術史料，從此未見有人質疑它的事實根據：

一八三九年蔣寶齡來上海游玩，暫居上海城隍廟南之小蓬萊。經常邀請海上書畫家到小蓬萊書畫雅集。不久，蔣寶齡定居此處，逐漸正式發起組織書畫集會，故名「小蓬萊書畫集會」。持續活動至一八四一年蔣寶齡去世而解散。畫社的成員有李筠嘉、蔣寶齡、喬重禧、王壽康、徐渭仁、馬昂、印廷寶、毛祥麟、侯敞、沈維裕、改琦、孫坤、費丹旭、平疇、鄭馨、陳鑾、錢元章、姚燮等人。（註十）

在這些繪影繪聲的敘述中，蔣寶齡由潦倒貧寒的職業畫家搖身一變成爲生活優裕的藝術贊助人，到上海玩樂、定

居之後，又愛好風雅，故而發起畫會，並從中獲得編寫《墨林今話》的素材。（註十一）我們只須以蔣寶齡的經濟能力和《墨林今話》的撰寫年代來印證，便可以看出史實和杜撰之間的懸殊。

以上兩篇著作對近年的海上畫派研究頗有影響，若果其中的資料不確，勢必導致研究成果的偏差，所以值得慎重求證。回顧一九二〇年，最先由《海上墨林》引起誤會開始時，高邕的所謂「書畫會之嚆矢」，無非爲了把鄉邦文藝放置於歷史脈絡之中鳥瞰宏觀，雖措辭略有誇大之嫌，本來沒有誤導世人的企圖。或許因爲後來的學者太急於「發現」歷史，才使自己被自己誤導，然後以訛傳訛。若果把學術弄成野史小說的風格，是入了研究的歧途。

註釋：

- 一、蔣蒞生《墨林今話續編》，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刻本，頁一一—一三。
- 二、高邕《海上墨林·敘》，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刻本，頁一。
- 三、楊逸《海上墨林》，卷三，頁五。
- 四、同前註。
- 五、張鳴珂《寒松閣談藝瑣錄》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，頁五三。
- 六、溫肇桐《中國古代畫論要籍簡介》，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，頁四二。
- 七、溫肇桐《蔣寶齡》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四，頁一〇。
- 八、溫肇桐《蔣寶齡》，頁一〇。
- 九、黃可《清末上海金石書畫家的結社活動》，《朵雲》第十二期（一九八七年一月），頁一四一。
- 十、許志浩《中國美術社團漫錄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一九九四，頁二四。
- 十一、黃可另著有《小蓬萊書畫會》

